

报告文学

金紫峰下追梦人 ——女支书古曼鸾带领村民脱贫记

何美琪

金紫峰位于湖南炎陵、安仁、永兴三县交界的八面山南麓,海拔1382米,被誉为“炎帝陵前的第一座高山”。山脚下有个红光村,因地势陡峭,地处偏远,交通不便,被列为省级贫困村。在打好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,古曼鸾,这个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女支书,巾帼不让须眉,用女性特有的细腻、坚韧和智慧,团结村支两委一班人,立足实际,发挥优势,多措并举,集中利用闲人、闲地、闲散资金,通过光伏发电、引导农民入股,发展黄桃、茶油、白鹅等产业,使资源变资产、土地变股权,壮大集体经济,带领村民脱贫致富。

红光村连续几年被县委、县政府授予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、“五个好村党支部”、“十佳村党支部”、“文明建设先进单位”等荣誉称号。古曼鸾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并连续三届被推选为县人大代表。这个大山般质朴的“女汉子”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。

脱贫路上,不能让一个人掉队

红光村是原沿汾村与红光村合并后新设立的一个村,距县城40多公里。辖12个村民小组,共397户,一千四百多人。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4户223人。由于地处偏远,交通条件较差,农业基础设施滞后,属典型贫困村。合并后村里人口是原来的3倍,脱贫工作难度大、责任重、任务重。关键是要摸清底子,找准穷根,才能找到“突破口”,对症下药,带着目的,古曼鸾天天行走在田间地头,找村民了解情况。有的村民白天上山做事,或在乡镇企业打工,找不到人,她就晚上打着手电走村入户,跟老百姓谈心,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。她心里清楚,村里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坡陡地瘦,制约了传统粮食生产;道路不畅,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和制约农产品外销;还有部分干部群众对发展信心不足。要脱贫致富,就要抓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。

2016年,市扶贫工作队到村里对口扶贫,古曼鸾紧紧抓住这一契机,并乘着国家加大扶持贫困村建设的东风,积极向省市县有关部门汇报,争取项目资金。通过不懈努力,近三年来,村里完成公路拓宽5公里,新建水坝6座、水圳2000多米,亮化太阳能灯30余盏,新建了自来水工程、村级医疗卫生室、村级文化服务活动中心。对村委会办公房进行维修,硬化了余坪,改善了办公条件。同时积极向上争取专项扶贫资金60余万元,建设光伏发电60KW,仅此一项,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53万元。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,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喝水、行路、用电等问题,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但要实现全村整体脱贫还有一定的困难。要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,关键还是要有产业支撑,使村民有持续造血的能力。古曼鸾想发动村民搞种植业,种什么好呢?想来想去,她瞄准了炎陵黄桃。炎陵黄桃又称高山黄桃,以香、脆、甜而闻名,有“天上仙桃,炎陵黄桃”之美誉,自炎陵黄桃广告登上了央视后,更是声名鹊起,蜚声海内外。栽种黄桃成活率高,且三年就可挂果,投资风险较小,周期短,见效快。说干就干,她立马跑到县农业局

请来有关专家来村里实地考察,专家认为红光村的海拔、土壤、气候都适宜种植黄桃。古曼鸾又马不停蹄地跑市里有关部门,争取到扶贫资金10万元,通过个人入股和集体入股方式成立了集体经济。第一批流转土地70多亩,种植黄桃2000多株,与村里33户建档立卡签订了协议,按贫困户占70%,村集体占30%的股份合作,发展黄桃产业。

2017年,又流转土地150多亩种植黄桃,让其他建档立卡户也按70%的形式入股。她联系到黄桃种植大户邝卫华,以65元/株承包出去,按比例分成,贫困户一年可得利3000多元。

今年黄桃挂果了,迎来了丰收,因土壤、气候适宜,管理得当,结出的果大、汁多、味甜,口感好、品相好的卖到了10多元/斤,最少的也卖到了6元/斤,还供不应求,卖脱销了。尝到甜头的村民很开心,又自发扩种了100多亩。古曼鸾很清楚,建档立卡户,大都是些因病、因智、因残致贫或年迈体弱之人,脱贫难度大。她便因人制宜,按“一户一台账、一个脱贫计划、一套帮扶措施”,从“钱”、“人”两个方面细化,确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,到人。

2017年在村支两委、全体党员、小组长、村民代表大会上,表决通过了《红光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》,明确村里的临时事务或基础设施建设,要优先请建档立卡户去做,服从村里的统一调配。在与承包商邝卫华签订合同时,商定桃园除技术活外,除草、施肥、套袋等农活都要请本村的人来做,并优先考虑贫困户。按黄桃除草0.5元/株,架自来水等120元/天计酬,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100多元一天。

坳上组的吴有亮,57岁,手有残疾(三级),是个无技术、无资金、无人帮助的“三无”人员,古曼鸾主动给“穷亲”,出主意,自掏腰包借给吴有亮1000元,让他贩些小菜、泥鳅等到墟场去卖,做点小本生意,一个月也有近千元进账。石腊组的张新永,39岁,父母年迈多病,自身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病,一家人享受低保。这几年,张新永通过药物治疗,身体恢复较好,村里便安排他当村级保洁员、村级护林员,一年也有2000多元收入。钱虽不多,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,得到社会的认可,张新永很开心,逢人便说,现在日子好过了,感觉生活有保障,生活质量有提高。古曼鸾就这样想方设法、真心帮扶。脱贫路上,不让一个人掉队。

有一种爱,默默支持和包容

也许,这世上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说到家庭,这个干事泼辣,54岁仍风风火火的女强人,脸上刚毅的线条终于柔和下来。

“我是个全脱产的村干部,一心都扑在村里头了,对家人的付出和陪伴太少,感觉有点对不起他们。丈夫都笑骂我是个蠢婆娘,当官当出了瘾。”古曼鸾语气轻柔起来,她说,虽然在县城买了房,安了家,自己却一个月难得住上几天。丈夫在县城承包土建工程,平时工地有30多个人做事,请一个做饭的工人150元/天,一个月要付工资4000多,自己当书记辛辛苦苦,算下来一个月才挣1000多,所以丈夫说她蠢,不晓得算账。“既然选择了当村干部,

就不能用钱来衡量。”她笑了,埋怨归埋怨,丈夫却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。尤其是前几年,婆婆还在世时,因村里事多走不开,都是丈夫在照顾。

她有时搭班车下午赶到县城帮婆婆洗澡,第二天又匆匆回到村里。当讲到两个女儿,她就神采飞扬起来,她说两个女儿从小就练了胆,吃得苦,霸得蛮。十多年前自己曾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,要去县里开会,当时才9岁和7岁的女儿,就会自己做饭,卖货。有一次村里计生迎检,自己忙得脚不沾地,就让9岁的女儿去县城进货,怕带着钱不安全,便在她衣服的背后打了个补丁,将一万块钱缝在里面,到了县城就跟着前来接车的妈妈去进货,第二天一早又“押货”回村。

由于从小得到锻炼,两个女儿都懂事又能干,如今均已成家立业,小日子过得和美。女儿常劝她,都是做奶奶的人了,不要大拼,带带孙子,享享清福吧。古曼鸾笑着说,现在刚刚脱贫,还要巩固提升,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呢!其实,她很清楚,自己是离不开这一方水土,舍不得这里的乡里乡亲。这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,这就是爱,嘴里虽埋怨着,背后却默默地支持和包容。

不忘初心,一辈子就干好一件事

古曼鸾1965年出生于金紫峰脚下的三口村,后嫁到相邻的沿汾村,1996年当选为村妇女主任,2014年任村支部书记至今。从风华正茂到天命之年,这村干部一当就当20多年。一路走来,有奋斗有汗水,有奉献有牺牲,有委屈也有收获。

为村民脱贫致富,古曼鸾可谓殚心竭虑,不遗余力。今年,她又抓住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相关惠民政策,为村里争取到了炎陵白鹅养殖项目资金90万元,成立了炎陵白鹅合作社,计划养白鹅3万羽,年出售1.5万羽。采取集体入股和个人入股,集中养殖与农户分散养殖相结合的方式,并与福来喜鹅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,最低保护收购价为8元/斤。统一购买种苗,组织技术培训,将村民养殖白鹅的风险降到最低。为村民致富出了“金点子”,注入了新血液。

“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,只要你是真心实意对老百姓好,他们就会信任你、拥护你,跟着你走。”望着挂满一墙的奖牌,古曼鸾说,“要金杯银杯,更要老百姓的好口碑。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,做个好村官,也是幸福的。”

只因怀揣梦想,只因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,这位从村妇女主任到村支部书记,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女村官,20多年来坚守在最基层,奋战在第一线,其中包含了多少艰辛,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?当笔者问她,有没有后悔过?古曼鸾坚定地说,“能当一辈子村官,为老百姓做点事,我很满足,也从未后悔。我永远忘不了,在党旗下的庄严宣誓,只要党和村里的老百姓需要我,我就会一直干下去!”

巍巍金紫峰,孕育了山民坚毅沉稳的个性。古曼鸾这个大山脚下的追梦人,正带领村民们,为了同一个目标,同一个梦想,奋力奔跑在全面小康的大道上……

随笔

迟开的白菊花

何奇



阳台上菊花开了! 洁白的小花瓣,纤尘不染,重重叠叠的,相互簇拥着,可爱极了。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!

我喜爱菊花,是因为学了几句关于菊花的诗,东晋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多么自在,多么闲适,唐朝元稹的诗句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过更无花”,让人更加钟爱、珍惜菊花。林黛玉有《咏菊》诗:“孤标傲世偕谁隐,一样花开为底迟?宋朝周敦颐把菊比作“花之隐逸者也,因为她淡泊、清逸、洒脱、高雅。朱淑真则赞菊之志“宁可抱香枝老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。”历代文人雅士都以菊花言志,以花抒情,让人觉得,菊花的确与众不同,是君子高尚情操的象征。

于是,渐渐的,开始关注菊花了,每到秋天,看到公园里、道路边那一行行,一片片金黄色的菊花开,喜爱之情溢满心怀。于是,也想自己培植一盆,阳台上这一盆就是今年春天,左寻右找弄来的,自从它来到我家,我天天到阳台上给它浇水,精心打理,看着它慢慢长大、长高,想象着花开的情景,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。

可是,由于我出去了一段时间,等回到家一看,青翠的叶子竟然变成了褐色,全已干枯,用手一掐都碎了。没有了一丝生命迹象,菊花死了,看着这枯枝败叶,我的心里失落极了。

拔掉?舍不得,于是抱着一丝希望,又开始浇水,死马当活马医吧,真没想到,过了几天,枯枝上又长出了一层新绿!太意外了,太惊喜了,菊花复活了!

转眼到了九月,外面的菊花陆续盛开,而我的菊花叶子还那么小,没有一点动静。看来,今年的

花期是一定要错过了,只好等待来年了。前几天我到阳台,不自觉地看了一眼,竟然发现,绿叶丛中,有一朵菊花开了,我吃惊不小,又仔细寻找,竟然找到了好几个小花苞!

我开始把她当做小女来关爱了。我把花盆移到客厅,天气冷了,可别把我的小可爱冻坏。每天早上,我都要来到花前,与花共度一段时光,看看这个,瞧瞧那个,这一朵灿烂盛开,像个天使,楚楚动人;那一朵半开半闭,像个少女,娇羞可爱;那几朵呢,已长出了豆粒大的小花蕾,像个婴儿,尚在襁褓。一朵朵洁白的菊花,把我的心都净化了,似乎觉得,这花不是开在阳台,而是开在心中了。小小的白菊花,虽不硕大,也不娇艳,但它是我用心浇灌的,她对于我,意义重大,因为她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希望,我的生活因她而美好,心情因她而阳光。

站在花前,默默地思索着: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朵花,也许你在偏远的深山,他长在广袤的平原;也许你是富贵的牡丹,雍容华贵,他是清逸的白莲,出泥不染。但更多的可能是,你不过是一朵随处可见的闲花,即不鲜艳,也不耀眼,而且,随时会面临风雨的摧残,人们的践踏,动物的伤害,但那又怎样?看看这死而复活的白菊花,你会找到答案吧。是花,总是要绽放的,虽然历经磨难,仍然坚守阵地,努力生长,哪怕晚开。

生命就像是一朵花,每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,不论它是多么弱小,多么的微不足道,都应该自豪地,骄傲地绽放,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花。正如袁枚在一首小诗《苔》中所写的那样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,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散文

家乡的那棵古槐树

马炎明



每当我在北京小月河畔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,看到小月河两岸郁郁葱葱的国槐时,便联想起家乡王十万的那棵古老的槐树,每逢春末夏初,那棵庞大如伞的槐树上的槐花就散落在地上,十分可爱。

小时候,我们姐弟三个放学后,就到这槐树下拣槐花。叫弟弟把他书包里的东西兜进我的书包里,用他的空书包盛放拣来的槐花,多的时候能够拾到一书包。街上别的小伙伴也在拣槐花,都想用此来换点零花钱。为了不影晌团结,我们按人头先划定地盘,各自行动,违者甘愿受罚。

我们把拣来的槐花带回家中,进行细心筛选,盛在家里的竹盘里进行铺摊和晾晒。听大人说,槐花是一味很好的药材,有止渴生津,清热解暑等功效。晾晒干后,我们就装在竹篮里送到国药店,能够换来几毛钱。然后,我们三姐弟把这些槐花由我二姐保存起来,一可用来买些铅笔、练习本什么的;二来可以到供销社商店买点糖果什么吃的。家庭比较富裕的,就把晾晒的槐花收藏起来,直接泡水当茶喝。

这棵古老的槐树的树干要四五个成年人才能抱住,树心早已空洞,可以钻进一个大人。父辈们说,他们小的时候,看到这树就这么粗,就这个样子;祖辈人说,我从小就在这儿玩耍,这棵槐树也就这个样子。为了弄明白这棵古槐的树龄,我曾查阅过一些资料,究竟有多少年,找不到具体的文字记载。

二十一世纪初,为了编撰《空灵圣地》一书,我和文友齐一匡、何明德等老师,到了湘潭县档案馆,查找有关“空灵岸”的资料,看到了《清光绪刊·湘潭县志》一书。于是,我把有关株洲县部分抄录下来。其中,有关王十万的古槐,《清光绪刊·湘潭县志》有载:“王十万,原名都石站”,“都石站为湘潭县境明置两大驿站(湘潭驿站、都石驿站)之一,设驿丞。”是湘潭经中路铺至王十万街的一条交通要道。从这里,下湘江码头乘船上至衡阳,下至洞庭湖,水陆交通十分便利。并载:“都石站上街有七侯庙,亦名七郎庙。”“七侯庙前有一古槐。”“为什么叫“七侯庙”,找不到详尽文字记载。为什么叫“七郎庙”,倒有个远近闻名的传说。据传,是当年北宋名将杨七郎曾在这棵树下摆过“擂台”,为了纪念杨七郎“打擂台”而更名为七郎庙。照这样推算,这棵槐树应在宋代时栽植的,距今至少有上千

历史了。

“七郎庙”庙堂建于王十万麻岭下,为纪念杨七郎,在庙对面杨七郎摆擂台处修建了一个大戏台,其庙堂与戏台一南一北,相对而建,东西两侧建有高丈许的红石围墙,这可槐树立于中央,槐树成了庙台轴心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七郎庙变成了粮食仓库,大跃进时修建王十万水闸,围墙、戏台被拆,槐树下成了收粮坪,不少送粮农民可以在槐树下歇脚歇息、乘凉喝茶。六、七十年代,公社地址设在王十万街上,古岳峰区属机构及企业也设在这里,一些大型的集会和活动都在这槐树下搭个台子进行;县里电影队下乡放电影,就在这槐树上牵上银幕,每月来这里放一场电影。

关于这棵槐树的传说有很多,有人说,这古槐是镇街之宝;有人说,这古槐很有灵气;有人说,每逢湘江发大水(小洪水),龙就会在槐树洞里出来现身(应该说是有人看过大蛇)……等等。

为保护这棵槐树,王十万街上每年都要做道场祭奠,以求古槐保佑街邻里居民平安,以求街上四周发达。相传明末清初时局动荡,衡州有一知府退休辞官告老还乡,将其金银财物租赁一只帆船运回故里。但又怕被人家发现,除一些家什外,将其金银财宝用瓦缸盛之,浸入茶油之中,密封,伴运茶油,由知府公子押运,自衡州始发,下洞庭,至岳阳,运往老家。一日,黄昏时分,船行至都石站码头停泊夜宿,镇上王姓小本经营者与船主攀聊,问船装何物也?船主答曰,此乃茶油是也。王姓者问曰,可卖予否?船主答曰,等禀告公子定夺。知府的公子是个典型的“化生子”,喝酒、赌钱、好色,样样俱全。公子听有人要买茶油,正好要钱花,便答应了。由于公子和船主都不知其原委,船主便回应了王氏。王氏即买下一缸。至家中,开坛观之,缸内金光闪闪,夺目耀人,油缸内尽装金银珠宝之类。王氏将全船茶油买下,公子听后,大喜,有钱用啦!正好好玩。船主随即即允。从此,王家家财万贯,生意日渐红火。自后,“都石站”便更名为“王十万”。从此,王十万声名大震,名驰四野。

自此,王氏深感是古槐显灵,便出资在“七郎庙”旁修建了一座“道家堂”,专供道士给古槐做道场。

如今,小镇上麻石街已毁,庙宇不存,金盆湖变成了田土。唯古槐犹在。



(此两张照片由古曼鸾本人提供)

(红花湖风光图 骆守森摄)